

# 长沙方言

## 常用熟语通释

◎袁庆述 袁楚 /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长沙方言

## 常用熟语通释

◎袁庆述 袁楚 /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长沙方言常用熟语通释 / 袁庆述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12

ISBN 978 - 7 - 81081 - 995 - 4

I. 长… II. 袁… III. 湘语—熟语—方言研究—长沙市 IV. H1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1436 号

---

## 长沙方言常用熟语通释

◇袁庆述 著

---

◇责任编辑: 何海龙 张晓辉

◇责任校对: 蒋旭东

◇出版发行: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53867 8872751 传真/0731. 8872636

网址/http: //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华中印刷厂

---

◇开本: 670 × 960 1/16

◇印张: 26. 25

◇字数: 360 千字

◇版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81081 - 995 - 4

◇定价: 58.00 元

---

## 序

记得初习《广韵》的时候,凭藉几个长沙方言词语弄清了一组古僻字所表示的词及其用法,因而增强了学习古音古语的兴趣,对长沙话也比较地留意了。几十年过去了,自谓对长沙话已耳熟能详,今读袁庆述教授的新著《长沙方言常用熟语通释》,才猛然觉察:我还难以及格。只说书中所录熟语,我也多未能详,还有一些连耳熟也说不上。原来,一个方言点的常用熟语也是一座无比丰富的宝库!真有心学习一种方言,怎能浅尝辄止?

拜读中,有两位老长沙来我处,见到书名就忍不住要翻看,一边看一边会心地笑着,说:长沙人正是这样讲的!我趁机把自己说不出的提出来,他们一说,果然地道。后来我又把书中的一些谚语、歇后语、童谣等说给一个小学生听,有多次我刚说了上句,下句就被抢先说出来了。这真让我兴奋:一部语言类著作,居然真的做到了妇孺皆知,雅俗共赏,是袁君第一次让我见识到了。

但是袁书之所以大受欢迎,并非就由于它解释的是熟语,更重要的是由于作者的全部工作都是十分出色的,为普通读者着想的。

我们看到,全书的条目,完全取自口头,既不是为某个读物用到的熟语找出处,也不是拿古代文献上的词语到方言中来求印证。当然也利用文献追溯由来,寻求本字,但不以是否于文献有征、于字书有据来定取舍。作者坚持这样做,不是不知道这会给自己留下困难,而是要坚持用科学的语言观来研究方言,坚持做裨益语言大众的实事。

全书的解释,明白准确,通释一般词语要做到明白准确已非易事,通释方言熟语要做到这样,就更难了。难就难在:有的熟语背景已成历史,作为话题的人情风物或已改变,而语音的流变轨迹难寻,语用的便巧超乎臆想。使用者凭口耳相传之利,即可自由驱遣;通释

者要一一道其所以,就没有这么轻便了。而袁君让读者满意了:背景不明者重现之,风物已逝者勾画之,由来难知者追溯之,原意已隐、语音变易者考证之……可以想象,我们感受到了的这个明白准确是多少工夫换来的啊!而如果没有深厚的语言修养、扎实的文字音韵词汇训诂诸方面的功底,没有对本土历史与现状、风物与民俗的博闻广识,没有对方言的长期探索积累,还是难以做成此事的。书中也有考未能详、言不敢断的地方,作者如实声明,语言科学家的严谨作风和负责态度,于此又表现了出来。

全书的示例,恰切自然。常见解释方言词语的书只用一个短语或单句为例,除了考虑篇幅之外,或许还有越扩展越易失去方言本色的顾虑吧。本书示例,却必扩展到读者能明白该熟语出现的背景,而为了便于综合观察,往往不止提供一例。这样,本来不明白该熟语用法的读者也如临生活现场,得到实地领受的效果。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位富于语言教学经验的明师可贵的用心。作为一位高级教学和研究人员,袁君始终保持着平民的质朴,贴近普通大众,乐于同他们平等融洽地交流,这又是他作方言熟语示例如录现成话,一点也不带书卷味的独具条件。

其书其人,殊足赞佩。

此时我想到了扬雄,为了“令人君坐帟幕之中知绝遐异俗之语”,这位本好清静的学者竟用了二十七年的时间广采四方殊语,会通其义,撰成《方言》这部“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他是我国方言调查研究史上的功臣。今天,在全国普及了规范的民族共同语,上下四方的交流空前地便利了,方言调查与研究也做出了非古代学者所能企及的成就。但民族共同语仍然需要方言不断地输送营养,以满足其日益丰富和发展的需要;而开放时代的居民,常住者希望知他乡之语、迁徙者更力求有效地消除语言隔障,迅速与入住地的大众和谐相融。因此,对方言研究尤其是方言词语会释的需要,是更为迫切了。那么,像袁庆述教授做的这等工作真能遍及四方殊语区、点,其功又岂在扬雄之下?

王玉堂

2006年元月

# 目 录

|             |       |
|-------------|-------|
| 序.....      | ( 1 ) |
| 绪 言 .....   | ( 1 ) |
| 凡 例 .....   | ( 7 ) |
| 正 文 .....   | ( 9 ) |
| 附 录 .....   | (345) |
| 词条笔画检索..... | (353) |
| 参考文献.....   | (407) |
| 跋 语 .....   | (409) |

## 绪 言

长沙,作为我国南方的重要城市,其历史之悠久,是超乎一般人想象的。《逸周书·王会解》记载说,“路人:大竹、长沙鳖”,据晋朝人孔晁的注解,路人是周朝东南疆域之内的蛮族,而“长沙鳖”是他们朝会时献给周成王的贡品,孔氏还介绍说长沙土产之鳖“特大而美”。虽说《逸周书》作者不详,且有后人窜入的成分,但其成书在汉代以前已有定论,那么,“长沙”作为一个地域名,在距今 3000 年以前的周朝即已存在,是极有可能的。到了秦朝,设置了长沙郡(治所在临湘,今长沙市);至汉,改为长沙国;其后的各朝各代,辖境虽屡有变迁,但作为此地区的政治统治中心,其所在地一直在今长沙市范围之内。民国二十二年,长沙正式建市,为省府所在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沙作为湖南省省会城市,在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其辖地也有了较大的扩展,现辖有五区(芙蓉、天心、岳麓、开福、雨花)、三县(长沙、望城、宁乡)、一市(浏阳),人口达 630 余万,其中长沙市区人口为 2146096 人(2007 年《长沙年鉴》)。

长沙方言是湘方言的代表,在省内是强势方言,其内部又有新派和老派之分,这与使用的人群、年龄、受教育的程度、居住区域等都有相当的关系,其区别主要体现在语音和词汇方面。就现在的状况而言,新派方言明显占优势,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操老派方言的人大部分年事已高,人数上的自然消减、对社会影响的逐渐衰微为必然之事;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新派方言关系密切的新信息对老派方言的影响在不断地扩大,导致了老派方言自觉或不自觉地向新派方言靠拢。关于长沙方言的整体情况,鲍厚星、崔振

华等老师编撰的《长沙方言词典》已有全面的介绍,我们所研究的,只是长沙方言中一种极具活力、使用频率极高的语言成分——熟语。

所谓熟语,是指“语言中定型的词组或句子”,“包括成语、谚语、格言、歇后语等”。其实,熟语(除成语以外)的“定型”是很难掌握的。比如说,长沙方言中有一熟语“卵弹琴”,它与普通话、其他方言中的“乱弹琴”意义用法完全相同,长沙人虽并不讳言“卵(男性生殖器)”字,但毕竟不雅,所以有的长沙人口头虽然仍如此说,但书面则依其他方言的习惯,写成“乱弹琴”,还有些长沙人则无论口头或书面,都演变为“乱弹琴”了;长沙方言中还有另一熟语“乱坨”,是“使次序、规范等混乱”的意思,但是,此“乱坨”也可说成“乱姜汁坨”,“姜汁坨”是长沙一种特色食品,为菱形的糖块,在饴糖中掺入姜汁制成,加在此处,与意义毫无关联,只取其音,凑成四音节而已。长沙话中,这两个熟语都各有两种形式,这是单就某一种方言而言的。如果就几种方言相比较而言,情况就更加复杂:像长沙方言中的熟语“卖冻肉”(也说“喫冻肉”),是“嘲讽天气很冷,但为了爱俏而穿着单薄的人的话”,其他方言也有意义类似的说法,如武汉方言说成“卖冻子”(“冻子”一词长沙方言也有,指汤汁等受冷而凝结成的半固体,但不用于此熟语);长沙方言中有个熟语“要要无”,是“没有希望、靠不住”之类的意思,武汉方言中说成“有若无”(意思是“全当作没有”),此熟语至少在清末就已出现,后来在江浙一带似乎也甚为流行,其书写形式有“呀呀乎”(李宝嘉《官场现形记》)、“耶耶乎”(鲁迅《集外集拾遗·公民科歌》),还有“野野乎”(洪深《青龙潭》第一幕)等。这些形式,“卵弹琴/乱弹琴”、“卖冻肉/卖冻子”是改变了用词;“乱坨/乱姜汁坨”是增添了熟语的音节;而“有若无/要要无/呀呀乎/耶耶乎/野野乎”等则是因方音的改变而导致记录形式的不同。说这多种形式是多个熟语,肯定不合适;说它们是四个熟语,各自有一个正体、一个或数个变体,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判定各种形式出现的地域及时间的先后,会受到种种的限制,孰正孰变,标准极难确定,“定型”自然也就不容易了。

在相对狭小的范围内,“定型”可能较为容易一些,比如说长沙方言中的“爱人”和“爱人子”,都是“使人喜爱”的意思,后者肯定是由

前者发展而来,我们称前者为正体,后者为变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爱人”中间可插入其他成分,说成“爱死个人”,而“爱人子”却没有这种用法,似乎加了“子”以后,此熟语的词汇化程度加强,性质更趋向于词。由此可见,即使是正体和变体之间,有时也会有着巨大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如果由量变而导致了质变,它们就不是同一层次的结构了,那么,那些处于中间状态的熟语该如何处理,又成了问题。

同时,熟语在发展的过程中,本身也会发生结构的讹变、意义的渗透、人为的改动等现象。比如说“桥还桥,路还路”是长沙人常说的熟语,而靠近长沙的宁乡(现已划归长沙市)还衍化出“桥还桥,路还路,墩还墩”。这两个熟语都来源于“一桥归一桥”。桥,是长沙人对算盘档位的称呼;归,是归属的意思。此熟语原始意义是指用算盘计算时,个位数要放在个位上,十位数要放在十位上,百位数要放在百位上,故引申出了一件事是一件事,不能互相混同的意思。因算盘上的“桥”被误解为桥梁的“桥”,故“路”、甚至“墩”都可与之并列;“归”“还”经常连用,词义渗透,故“还”也具有了“归属”之义:所以此熟语才衍化出这么多新的形式。再比如,“被窝里失嘎叻针,不是外婆就是孙”,喻指出了事,责任在内部,不是这个就是那个,而湖南人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却改写为“被窝里不见了针,不是婆婆就是孙”。这是因为,此书写的是河北一带的事,丁玲写书时为了使语言符合故事背景,更为了便于北方人理解此熟语,有意地改写了。

如今的社会,是个飞速发展的社会,而熟语这个极为活跃的语言成分对政策的变化、环境的变化、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等等,有着敏感的折射,这使熟语的形式也时时在发生着改变,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这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考察。其一,新熟语的出现和旧熟语的消亡。新事物新思维出现了,新的熟语也就相应产生,比如:私人经营的小公共汽车(长沙叫中巴)出现了,长沙话中便出现了“踩一脚(要求中巴司机临时停车下客)”;干部对于职务升迁的要求强烈了,长沙话中便出现了“七上八下(住七楼升官,住八楼降职)”,以致买高层楼房时买七楼不买八楼。这是新熟语的产生。旧事物消亡或情况发生了变化,反映它们的熟语自然也就少有人说,时间一久,慢慢地,旧熟语便会自然淡忘,比如:以前经常使用的“落铜(克扣经手

的少量钱物)”，它是由“打铜落铜(加工铜器则克扣铜料)”简化而来的，现在很少有私人加工铜器了，此熟语一般的年轻人就都不知道了；还有“萝卜不看灯(正月十五以后，萝卜便老了，不能吃了)”，随着反季节蔬菜的出现，此现象已不存在，此熟语也就少有人说了。这是旧熟语的消亡。其二，旧熟语逐渐演变为新熟语，后者终将要取代前者。情况观念发生了变化，在旧熟语的基础上(包括意义基础和结构基础)便会相应地演化出新熟语来，比如：“修桥补路，多子多寿”、“修桥补路，子孙一大路”，这明显不符合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也不符合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实际观念，旧熟语虽仍有人说，但“修桥补路，添福添寿”的说法更为流行；再比如，以前常说“隔邻隔壁”，这是建立在大家都住平房的基础上的，随着住宅高楼的大量增多，“楼上楼下”出现，两者同时并行，但从使用频率来看，后者要明显高于前者了。

熟语，尤其是谚语之类，很多都是渊源有自，流传久远，而且也并非如我们所感觉的，仅仅只存在于某种单一的方言之中。比如，长沙方言中“接脚”，是“接替某项工作、接着使用某样东西”之类的意思。老长沙人说，“我教咗一世的书，五个崽女冒一个接脚的”，也说“我细时候冒穿过新衣，都是接哥哥姐姐的脚”，给人的感觉是土得掉渣，似乎是长沙方言中所独有。但仔细考察起来，此熟语在五代后晋刘昫的《旧唐书·韦陟传》就有，再仔细一查，《唐会要》卷74“选部上”说得更明确，“承已死者，谓之接脚(顶替死者之名继承其职位称为接脚)”。那么它在唐代就已出现，是官场用语。后来扩充到家庭关系上，宋朝张齐贤的《洛阳缙绅旧闻记·焦生见亡妻》有“夫既葬，村人不知礼教，欲纳一人为夫，俚语谓之接脚”，元代关汉卿《窦娥冤》第二折有“老汉自到蔡婆婆家来，本望做个接脚”，这都是指夫去世妻再招一夫，其核心义也是“顶替”；到了明朝末年，意义范围再加扩大，像崇祯年间陆云龙的《型世言》6回、佚名的小说《梼杌闲评》45回都使用了此熟语，说的都是年轻女子入青楼接替其他女子为娼的事，这就和长沙方言中此熟语的意思大致相同了。那么此熟语实际在唐代便已定型，流传地域也十分广泛。再比如，“四月八，冻死鸭”，长沙人经常用来形容阴历四月份天气之冷，“八”“鸭”在长沙话中都读入声，押

韵,似乎也只是长沙所独有。实际上,此谚语在清代杜文澜的《古谣谚》卷 83 所引的《明诗综》卷 100 就有记载,所描述的,是明代黔中(今贵州)一带的气候情况。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当然,也有很多熟语极具长沙的地方特色,如“乔嘎叻(搞坏了、弄僵了)”、“吓我(对对方所说之事不以为然)”、“喊应(警告、提醒)”、“五一路高头横咻(不守规则、蛮不讲理)”、“万寿宫的铜罐,里打外敲(反复计算)”、“死人子烧稿荐(下大决心)”、“鳊鲂子都要过一刀(所有的都要检查)”等,这可能是长沙方言所独有的。但是,就熟语的整体数量而言,我们认为有较大把握的、只在长沙方言中使用的熟语,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因此,我们这本小书所解释所考证的,只是长沙方言中经常使用的熟语,而不是长沙方言中所独有的熟语。

为了考究熟语的来源,我们的前辈很早就开始了所谓“求本字”的工作,就长沙方言而言,语言学大师杨树达先生便有《长沙方言考》和《长沙方言续考》,其书援古以证今,因今以述古,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并不是所有的熟语都是于古有据的。我们的原则是,可考则考,不可考不能考不必考的,我们也不强作解人。比如“六月苋菜当线鸡(六月份苋菜的味道抵得上阉鸡)”,长沙话中阉鸡为什么叫“线鸡”呢?明朝张自烈《正字通·金部》说,“今俗雄鸡去势谓之𪔐,与‘宦牛’、‘阉猪’、‘骗马’义同(现在的口语称将雄鸡的睾丸去掉叫𪔐,‘𪔐’字的意思和‘宦牛’的‘宦’、‘阉猪’的‘阉’、‘骗马’的‘骗’相同)”;此字的读音据《篇海类篇》为“先谏切”,正是长沙方言中的读音。因此,熟语中的“线”当为“𪔐”。再比如长沙传统花鼓戏《张先生讨学钱》中的“不把学钱犹自可,提起学钱我好伤心”的“犹自可”,是“尚且可以(原谅)、抛到一边(不说)”的意思,用于递进复句的第一分句的句末,带有让步的口气。此表让步关系的熟语来源极为久远,上古典籍《尚书》上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天造成的灾害,还可以逃避;人自己造成的灾害,则不可逃离)”,长沙话的“犹自可”即是由《尚书》中的“犹可”演变而来。“犹自”即“犹”,“自”字是个词尾,没有实义,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就有“去年此夜,犹自月圆人在”。由于此熟语带有较强的文言色彩,故长沙花鼓戏特别喜欢使用它,并衍化出“犹小可”、“犹则小

可”、“犹是小”、“犹事小”、“还小可”等多种形式,我们对此进行了考证。这属于可考则考的。此外像“外婆死得楼上,下不得地(处境尴尬)”、“蛆婆子拱磨子不翻(力量小,不能改变大局)”等,第一个是我们弄不清为何“外婆死在楼上”就“不能使之下楼来”,第二个则是熟语本身已经说得十分明白,不必解释,所以这一类型的熟语,我们就只是如实地记录下来而已。

作为研究长沙方言中常用熟语的著作,其重要目的之一是留下熟语发展过程中的痕迹,因此,我们收录的唯一原则是“存真”,即书中所收录的,一定是长沙人口语中现在还在使用或曾经使用、或权威的语言学著作上有记载的熟语,无论新旧,即使意思略有重复,我们也都收入了。

## 凡 例

本书收录了长沙方言中常用的熟语 4000 余条,其中列为条目的共 2000 余条,其条目解释的体例是:先列出熟语条目,然后用国际音标标出此熟语在长沙方言中的读音,再解释意义、列举例句,有必要和可能的话,分析熟语用法和来源,举出古代文献中的例证,难懂的句子有翻译的文字。细则如下:

1. 熟语词条依普通话的读音,按首字的汉语拼音声母、韵母、声调次序排列,声母相同者按韵母次序排列,韵母亦相同者按声调次序排列。

2. 注音用国际音标,所标注者为该熟语在长沙方言中的读音;调号标在该字的右上角,分别表示长沙方言中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入声六个声调。长沙话的轻声似乎与普通话不同,感觉是较为接近阴平。

3. 同一熟语有多个义项,用分号隔开,必要时用文字说明。

4. 例句中出现的所释熟语,用“~”标记;各例句之间用“/”标记。

5. 说明分析部分用“||”标记,其内容包括对熟语使用方式的说明、其他方言使用此熟语的情况、对熟语演变情况的分析、本字的考释等。

6. 熟语条目的检索,可根据正文后的《词条笔画检索》进行,它是按熟语首字的笔画多少排列的。熟悉汉语拼音的读者则可直接在正文中按该熟语首字的普通话读音查找。

7. 书后《附录》所收录的,是部分带有长沙特色的童谣、民谚、谜语等,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 正文

## A

### ai

挨剝[ŋai<sup>13</sup> to<sup>55</sup>]

消费的时候被人欺诈。例：电脑你又不行，那只有～咧！/今天挨剝，咯件衣服都要嘎我一百块钱。

挨排[ŋai<sup>33</sup> pai<sup>13</sup>]

依次排列、排队。挨，一个接一个。例：～来，一个人只能买一张票！/以前食堂里吃饭要～，如今随到随买。/挨么子排啰，咯化验单高头上面有号码嘛！||唐代姚合的《恶神行雨》诗、宋代董嗣杲《欲脱樵司东归》诗均已使用此语，为依次排列之义；到清代的吴方言中，似乎发展出一种能带宾语的新用法，如光绪年间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18回的“亲兵后头挨排八个差官”。长沙方言中，它不能带宾语，但中间可插入某些成分。

挨一烙铁[ŋai<sup>13</sup> i<sup>24</sup> lo<sup>55</sup> t'ie<sup>24</sup>]

喻指挨一次批评、受一次惩处、吃一次亏。烙铁，批评、惩处之义，由以烙铁烫人引申而出。例：咯就划不来嘛，我晓都不晓得，就～！/要你莫去你要去，怎么样啰，挨咤一烙铁呗！

矮咤[ŋai<sup>41</sup> ta<sup>11</sup>]

跪下。这是命令对方的话。例：你还不老实哎，～！||此熟语只流行于“文化大革命”中，以前未听到过，现在似乎也不说了。

矮子矮，一肚子拐[ŋai<sup>41</sup> tsɿ<sup>33</sup> ŋai<sup>41</sup>, i<sup>24</sup> tɔu<sup>41</sup> tsɿ<sup>33</sup> kuai<sup>41</sup>]

这是讥讽矮个子的话。拐，坏，此处指坏主意、鬼主意。例：“咯只家伙蛮狡猾咧。”“～嘛。”/～，晓得你讲不出么子好话来的！

爱不爱咤[ŋai<sup>55</sup> pu<sup>24</sup> ŋai<sup>55</sup> ta<sup>11</sup>]

置于“得”字之后，放在动词后作补语，表示动作频数很高，带有

厌烦或轻视的色彩。例：今年橘子就多啵，吃得～哒。/咯种电热水器别个都用得～，你冒咯还冒看见过哎？

爱得俏，冻得叫[ŋai<sup>55</sup> tɔ<sup>24</sup> tɕ'iau<sup>55</sup>, toŋ<sup>55</sup> tɔ<sup>24</sup> tɕiau<sup>55</sup>]

为漂亮而穿着单薄，被冻得喊叫起来。这是讥刺只顾衣着美观，不顾身体的人的话。例：咯冷的天，还穿裙子，～，会感冒的啰！

爱人[ŋai<sup>55</sup> zən<sup>13</sup>]

逗人喜爱、使人喜爱。例：咯点菜长得几多～啰！/你那媳妇哎，一讲起话来酒窝子是咯扯，不晓得爱死好多人咧！（长沙传统花鼓戏《徐瞎子闹店》）/毛毛会爬会笑，爱死咯人极端逗人喜爱咧！

||亦可说成“爱人子”，此时中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益阳传统花鼓戏《游春》有“哎呀我的贤干妈娘，那相公生得实～”。益阳在清朝属旧长沙府十二属县之一，其花鼓戏也以长沙官话为统一的舞台语言。

碍起哒[ŋai<sup>11</sup> tɕ'i<sup>33</sup> ta<sup>11</sup>]

为了顾全面子，做实际不愿去做的事情；因为某种原因而互相牵制，都不去做某样事情。例：我实在懒去得，冒得办法，～啵，只好也去哒！/本是要科长写报告，他硬要我写，～嚟，我只好写哎。/两个和尚还抬水吃，三个和尚就～啵，下都不肯去搞水，结果冒得水吃。/楼道里的卫生应该大家搞，结果你得依赖我，我碍他，大家～，结果下不搞哒！||第一义也可说成“碍起面子哒”。

an

安心[ŋan<sup>33</sup> ɕin<sup>33</sup>]

下决心、有做某事的想法。例：你～要买，我可以便宜点嘎子。/我～要搞，就不得怕困难。||清曹雪芹《红楼梦》40回有此语。

ao

凹卵[ie<sup>24</sup> lɔ<sup>41</sup>]

糟糕。带粗鄙色彩，文人、女性、正式场合下一般都不使用；不和其他词结合，只单独成句或作谓语。凹，凹陷、不饱满；卵，男性生殖器，长沙人并不讳言此词。例：～，忘记带钥匙哒！/凹哒卵，咯就冒搞得啵！/咯就凹嘎哒卵，他会骂死我咧。||关于“凹”字，清樊腾凤撰、年希尧补的《五方元音》（上海图书馆所藏清康

熙刻本,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卷下有“凹,陷下也”,其读音为“云”纽“蛇”韵的入声(音夜,入声),与长沙话的音和义都正好相合。樊书是“纯用方音,不究古义”的,它所收之音可能即来自清代的湘语。另外,很多人认为,此字的本字为《集韵·叶韵》中所收录的“𪔐”字,“𪔐,禾不实(谷物的果实不饱满)”,读音为“益涉切”(普通话应读“夜”),长沙话读入声,是用其引申义而读其古音。也可说“凹屁”、“凹苕”,显得较为文雅。

熬菜[ɲau<sup>33</sup> ts'ai<sup>55</sup>]

炒菜。例:~,我从不放味精的! /熬几个菜,我们两个吃几杯酒啰。